

品行和性格

张良到英国后不久,他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独生子女共有的缺点和弱点。对于张良在学习上的进步我们很满意,但是对他的品行和性格有些担心。

英国小学全天下课,学生中午在学校吃午饭。刚开始时,张良对学校食堂午饭感兴趣,就在学校买午饭吃。后来,他宁愿自己带午饭到学校吃。

张良在曼彻斯特小学时,我们给他准备午餐,通常是面包、苹果、香蕉、酸奶之类的食品。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家里厨房的垃圾桶里有没有吃过的整个面包、苹果、香蕉。大概是学校不让扔食品,他吃不了带去的午饭,就带回家来扔掉。我们发现后,告诉他,食品是绝对不能扔掉的。如果带去的食品吃不完,每天就少带一点;如果他偶然吃不下,把剩下的食品带回来,第二天再带到学校去。姑且不说食品来之不易,也很贵,不浪费是做人的基本品德,无论贫穷或富有都不应该浪费。张良是一个懂道理的孩子,从此,在我们的垃圾桶里再也没有发现他扔掉的食品。

诚实做人对儿童尤其重要,然而也是最不容易养成的好习惯。张良刚到英国时,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帮助他学中文。我们给他布置了中文作业后,并不每天检查,只是有时间问一下他完成作业的情况。有一天,我检查他的作业时,发现他很长时间了没有做中文作业。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做,他说不会。我与他仔细讨论后,发现他的中文程度已经大大退步,他已经不可能完成我们布置的中文作业。我给他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说,他没有完成中文作业是我们的过失,我们不应该给他布置他完不成的作业,他以后可以少做或不做中文作业。但是,他不诚实,告诉我他完成了中文作业,是他的过失,他必须写一个检查。他认为这样很公平,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中文写了一份检查,保证要诚实做人。那份检查一直贴在他书桌正面的墙上,直到我们搬家离开那儿。

我极少打张良,几乎没有给他什么张良挨打的印象。但是,

张良到英国后,却挨过一次打,也是他最后一次挨打。张良到英国后,我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人的一生有快乐和幸福,也一定会有困苦与磨难。如果不能承受失败,哪来的成功。

有一次,我与他下国际象棋,他连连取胜,很高兴。后来,他一不小心,丢了皇后,眼看要输棋了,他要求悔棋,我坚决不同意。我期望他想办法和我下残局,寻找我的失误,寻找机会转败为胜。没有想到,他一看败局已定,咧开嘴就哭。我一怒之下,给他一巴掌。他挨打后没有再哭了,我在他脸上看到的是愤怒、不安和失望。

打了张良后,我追悔莫及。姑且不说打孩子和与孩子发火不解决问题,也不应该,更重要的是我没有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我自己遇到一点事情就不冷静,就失去控制,怎么教孩子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从此,在张良的教育问题上,我遵循一个原则,我要求张良做的事情,我自己先做到;我要求张良有的习惯,我自己应该先养成这个习惯。我信奉,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

事后,我给他道歉,表示永远不会再对他发火,永远再不会打他。但是,我告诉他,虽然我打他不应该,要求他更坚强一定是必要的。后来,我反复给他讲,我们毕竟是外国人,身在异域任何事情都不占优势;要想在国外生存,就要挺得起脊梁,立得住脚跟。要想立得住脚跟,一定要比别人强,一定要成功;要想成功,一定要承受失败;要想能承受失败,只有挺起脊梁面对所有的困苦与磨难。

杜聿明

功德林丁字胡同的单间里,还有一位没有露面的战犯。这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之一——先后统率过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他是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一期生,中等偏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尤其是精干迥异寻常的神情,大有古儒将风度。直到被俘的前一天,他才在换上了士兵服装之后,刮去了嘴唇上的心爱的小胡子。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从陈官庄移到陈庄,随后在陈庄立不稳脚,慌慌忙忙带了13个随从后到张老庄村口时被俘的,他开头自报职务为“一个军需”,自报姓名是“高文明”,而后又拾起砖头,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最终在他的副官的证实下,他承认了自己。

他只承认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早在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的时候,解放军攻克沈阳之后,杜聿明开始撤离葫芦岛之前,他就交待工兵参谋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指令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胡(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救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掉。

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对杜聿明保留了余地。1948年12月17日,毛主席以中原、华东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在接到这份文告时,还多少有些犹豫。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却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仍拒不服罪,动辄拍桌子打板凳,以至于1950年11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非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不可。

杜聿明是带着满身罪恶连同满身病患踏进新中国的大门的。他患有四种病。不过

他自己知道的只有三种:胃溃疡、肺病、肾结核。第四种病是他进功德林后被管理处的李科长发现的。那一天杜聿明正在洗澡时,李科长发现他双腿打颤,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其实他感到腰腿痛已经多时了,他不愿意知道是什么病,更不愿意治疗,他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来,双脚靠拢,终于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第二天,不管杜聿明愿意不愿意,管理处用小车送他去复兴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脊椎结核。管理处没有告诉杜聿明关于他的第四种病——从现在来说,不让他获得慢性自杀的更多的条件,从往后来说,不让他获得漫长生活的更多的苦恼——反正正在他的床上安放了一个石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杜聿明1948年底离开葫芦岛,由锦西机场逃回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曾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傅问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情况,杜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正因为如此,杜聿明在此次回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见空中飘雪,他认为天都哭了,国民党王朝即将完蛋。他为他心爱的王朝的灭亡感到深切的悲切,于是立刻驱车由住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直抵北海公园游览凭吊。

如果说杜聿明的军事眼光能够起历史的检验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头脑是否也能够经得起时代的严峻冲击?

猫腻

没多久,童骁骑回短信过来,说这种材料没如其他的那样直接运到郭总公司,而是拖进一个类似许半夏的堆场那样的地方,第二天再从那里拉到郭总公司。许半夏一看短信,就明白童骁骑的话证明了她的猜测。因为她一眼就看出新生产线用的是什么原料,既然少了道最初平头的工序,就说明这道工序一定在其他地方完成,几乎可以肯定,童骁骑运进去的堆场就是完成这道工序的地方。作为一个很出色的技术人员,郭启东不可能在安排新生产线时忘记这道平头的工序,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存心的。很可能,那个做平头的堆场就是郭启东自己的,因为平头设备技术含量低,价格便宜,安装方便,郭启东负担得起。如果真是这样,这也真做得出来,明摆着是宰裴毕正这个不懂行的大老粗。许半夏很看不起郭启东,觉得这种招数不入流。

赵垒答应了郭启东的邀请,还说要带个朋友过来。而没想到冯遇却对裴毕正说他今天答应回家给太太、儿子做饭,出不来。许半夏一听就知道冯遇一定是坐在麻将桌边下不来,便自告奋勇地去拖冯遇。冯遇在公司,果然坐在麻将桌边鏖战,看见许半夏进来就笑:“胖子,你怎么不放过我?”

许半夏走到冯遇太太肩上压得她鬼叫才笑嘻嘻起身,道:“知道你搓麻将,本来也不会来影响你发财。不过今天赵总也出席,是郭启东请的,我想起你说很想找机会与赵总吃顿饭,在赵总那里又不便拿赵总的名头来勾你,搞得裴总这个要面子的没意思。只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好拐过来请你。怎么样,去不去?你要是去的话,我还有一件事跟你讲。”

冯遇尴尬地只是看着他太太不语,还是他太太好不容易从麻将堆里抬起头道:“胖子,你只要找到我找到牌搭子,随你们去哪里。不过你得先把趣事告诉我。”

许半夏笑道:“阿嫂,我早知道你肯定是这句话,放心,小陈已经在路上了。那件事等冯总回家再说给你听。”

冯太太“哼”了一声,不再说话,她看着许半夏是女

人,又是冯遇绝不会喜欢的胖子,所以老公与许半夏出去她比较放心,有许半夏在,他们总不会去什么声色场所,总得避讳一点。

等小陈赶到,冯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麻将桌,一步三回头。见吃饭还早,两人先坐到办公室聊天,冯遇几乎是坐下就问:“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快说!”许半夏笑着把今天在裴毕正公司看到的情形说了出来,同时抽出冯遇放在桌上的地图,指着一点道:“喏,就是这个地方,你和郭启东早就熟悉,认识这个地方吗?”

冯遇仔细看了下,摇头叹道:“说起来阿郭还是我介绍给裴总认识的,怎么能做出这么不上道的事来,我还想着他一个知识分子,爱惜面子。也不知道他做平头收裴总多少价,估计不会低,裴总又不肯下功夫学,不知道行情。你指的地方我不知道,不过我估计里面有猫腻是一定的了。”

许半夏笑道:“裴总哪里是不肯学,他只是不屑于学这些。我下午过去他那里,他跟着个公司里的小姑娘学电脑学得带劲儿着呢。对了,裴总以前是做什么的?”

冯遇不客气地笑道:“胖子,谁都比你这个收废品的出身强一点,你说你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家怎么会去收废品?裴总夫妻以前在上海城隍庙开小店搞批发,后来越搞越大,手头钱多了就做钢材生意。”

许半夏看看手表,道:“走吧,差不多了。”她心想,郭启东昧裴毕正的钱,冯遇知道了也只会袖手旁观,所以说给他听也无妨,与朋友分享秘密也是朋友的相处之道。

许半夏开车跟上冯遇,这时几乎已将乌油油的海涂抛到脑后。

赵局长的车瘾

樊松子了解到事情的经过,是傍晚从殡仪馆回来的路上。儿子死了,已经从医院运到了殡仪馆的冷藏室。老宋单位的人在忙忙碌碌布置灵堂。看到儿子的第一眼,樊松子心里突然生出一丝欣喜。弄错了,大家一定弄错了!这不是成成,绝对不是!躺在冰匣子里的这个人,只不过和成成同名罢了。

带着这丝窃喜,她将头转向老宋,希望得到他的呼应。可老宋的眉头紧紧拧着,樊松子从没发现他的脸上有这么多皱纹,两腮深深地陷下去,头发凌乱地堆在头上。老宋从来把自己收拾得很体面,每天出门前自己都会将衣服熨得平平整整。可现在,他的衣服像他的脸一样,皱纹丛生。

樊松子的心蓦地冷了,冷至极点。她扭过头去,怯怯地将目光移向躺在冰匣子里的那张脸。目光一贴上去,就被紧紧地吸住了。那张脸白白的,嘴唇红红的,像化了妆的塑料人。樊松子闭上了眼睛。直到离开,樊松子都没有说话。只有眼睛在不停地淌眼泪,涌泉一样。

老宋不让她呆在殡仪馆,执意送她回去。老宋叫了单位的司机送她,可樊松子一看见黑色锃亮的桑塔纳,眼睛里就堆起了一层惊惶。她站在那儿,使劲地摇头。记忆在一瞬间接通了。成成开的也是一辆桑塔纳,也是黑色,泛着冷利的光。残酷的现实,如同洪水兜头淹过来。

樊松子和老宋最终走路回家的,樊松子拒绝乘坐任何车。老宋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去。殡仪馆的事交给了樊松子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的大姐二姐大姐夫二姐夫。樊松子的母亲在家里输液,老人家至今还以为外孙子成成在医院抢救。老宋的家人在鄂西大山里,还没赶到。

街上十分热闹,路边菜市熙熙攘攘,迎来了刚下班的最后一批顾客。不少人提着满袋子丝瓜、番茄、冬瓜往家赶。夕阳从树缝里斜筛下来,将人行道上的彩砖映得亮一块暗一块。

樊松子和老宋沉默地走在人群中,离了半步远。这一刹那,生活离他们太遥远了。他

们像局外人一样,面无表情地向前走着。

忽然,樊松子开了口,声音似裂开了无数道缝隙:“怎么出的事?”

尽管樊松子的声音很低,老宋又离了半步远,可他听清了。樊松子没有回头,感觉到老宋深深地咽了一口唾沫。

“是赵局长,他开的车。”老宋说。

“什么?”樊松子惊诧地停下来,望着老宋。老宋接住了她的目光:“赵局长不是刚拿了驾照吗,瘾大,回来时离城区没多远了,他说换他来开,成成就坐到副驾驶座上,还有个主任坐在后面。赵局长想抢在弯道前超前面的车,结果和迎面来的一辆卡车撞上了……”

“那赵局长呢?”樊松子的牙咬紧了。

“人嘛,都有自我保护的潜意识,撞车的瞬间,赵局长将方向盘打向了左边,结果,对面的车正好撞上成成坐的这边。赵局长的脊椎也断了,还住在医院里。倒是坐在后面的主任,只有点轻伤。唉,成成要是坐后面就好了。”

一股腥甜味弥漫开来。“那,我应该去看看赵局长。”樊松子的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别,别人死了不能复生,他,也不是存心的。成成单位上来了人,说会按工伤处理。赵局长的爱人也来过了,拿了十万块钱,说……”

“你收了?”

“没,我哪能收这个钱。我看她也可怜,眼睛又红又肿,说赵局长可能瘫痪……”

“我情愿瘫痪的是成成!我可以照顾他一辈子……”樊松子大声嚷道。话没说完,她蹲下来,头深深地埋进双膝间,发出呜呜的悲鸣。